

武備志卷三十九

戰略考

不抄
十三

上問李泌、今敵疆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唯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脇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

武備志

卷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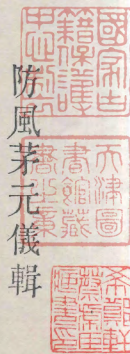
戰略考

唐三

一

與淮陰
武鄉數
語共耀
千古

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囚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



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窠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眾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塹數十萬、眾莫知所用、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為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隙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二二

第一着

礮之用
與銃不
同不可
因銃而
廢礮

妙在詐
降方驚
甚

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為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為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為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眾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

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

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

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

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

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

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

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比熱官軍必困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三

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
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窠○穴○則○賊○無○所○
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
矣

一言勝
于千金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
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
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
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
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

應變不窮

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微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四

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阻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

識大體
便是大略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闔遂爲賊所圍、張巡乃

巡至此
時方守
賊至而
卽閉門
者可媿

勝賊易
使賊服

難

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
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
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鈎之使不得退、一穴
中出一大木柱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
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閣巡以大
木置連鑿大鑽、拔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
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
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
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五

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棚以守、巡亦於其內
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

上勞饗諸將、遣攻長安、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
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
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
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子遺矣、乃肉袒執
弓、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
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
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固懷恩引

懷恩不
徒勇實
能料敵

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
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
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謂○廣○平○王○俶○曰○
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
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
恩○曰○賊○尙○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
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
京○

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六

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
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
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
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
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
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
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修推誠待人無所
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

此是根
本不然

雖有智
誰與爲
守

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石抄
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
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
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
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持久則鄴
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
不可乃止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
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屎以食而官無統御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七

思明亦
狡賊亦
以權分
合不一
故得乘
之耳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
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
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
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
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
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
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
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
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
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
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
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
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
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
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
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八

非大將
才不能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
曰、守之則汜水、嶧、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
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
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
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
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
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
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
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
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
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
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
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
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
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
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
繫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九

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
巨木承其根、羶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
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
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旣夕、還河陽、畱、
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
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
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旣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
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
不得則勿返、日越將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

入于神
矣

亦奇才也

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日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

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

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

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

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

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

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

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給之曰吾糧盡明日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十一

當降賊歛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

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潭城置柵柵

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

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塹八道

開山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填塹開柵

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

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填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

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

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

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旆旗緩、任爾擇利、吾急、旆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十一

邾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擊遁去。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救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尙銳、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印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

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俱肅宗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

此亦慰
聽耳實
奚得萬
分無事

子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十三

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殺我將士，必死與汝鬪。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
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其○飲○藥○葛○
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
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
自○損○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今○
公○誓○於○是○諸○酋○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
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
聞○之○夜○遁○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不抄
屬○并○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十四

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
人○兼○行○出○太○原○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
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

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
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
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

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
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
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其○飲○藥○葛○
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
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
自○損○陳○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今○
公○誓○於○是○諸○酋○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
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
聞○之○夜○遁○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志

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
人○兼○行○出○太○原○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
吐○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做○怨○誹○兵○馬○使○
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
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
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
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
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要害童之白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八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田承嗣知咸陽爲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効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十五

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其觀之曰真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不

吐蕃與諸雜羌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礮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

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
蕃衆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
大悅、裴七寶輦迎旰入成都、以誇士衆、
俱代宗

武備志卷三十九

武備志

卷三十九

戰略考

唐三

六

武備志卷四十

防風孝元儀輯

戰略考

唐四

不始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彊、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甯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甯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一

妙在此句

得也、不若留甯、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甯、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不始

朱滔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

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進圍深州、

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東鹿、惟岳將王武

狡狴破
虎象此
以破馬

飾處苦
心

渡險一
策

非持軍
素嚴何
能使百
騎不亂

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為狡狴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匡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匡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眾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真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二

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眾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級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

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

州魏

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

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衆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爲誓、悉出府庫及歛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三一

爲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旣至、部募工徒葺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人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旣見希烈、遺下汙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太薄耶、

智士不可不防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畱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

似怯而
實老到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逼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強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待之、

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闊數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四

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爲廬、冒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卽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城背而遣之、前一日、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日、卽令藝火、次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燄高於

城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摧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械俱感激、誠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迴轉、燄雲橋焚、爲燼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鬪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旣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欲激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五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叅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

石抄

李晟得除官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

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城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械俱感激、誠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迴轉、燄雲橋焚、爲燼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城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鬪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旣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欲激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五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

李晟得除官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慚○而○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
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
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
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真說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
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
矣魏博旣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
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
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六

夾盡在
此語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旣破亡則朱泚不
日梟夷鸞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
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引兵會
之兩軍尙相疑抱真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
馬盧元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
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仇
耻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
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
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抱真退入

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鬪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尙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尙可孤敗泚將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七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必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必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

便是大
臣之識

降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
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
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
晚五日、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矐取賊妓、尙可孤
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
無犯、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
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
得知之、旣克長安、乃謂之曰、曩非拒也、吾聞五
星羸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
固、勿不忠于賊也、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八

謝曰、非所及也、先是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
携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僞中丞崔宣、使諜
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
誠之曰、爾報姚令言、崔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
李晟初至鳳翔、涇源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
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
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尙書意、使者歸以告、
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

如此方
謂奇才

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鑿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
舊結歡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
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鑿不復疑晟伏甲
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
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
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鑿曰田郎亦不得
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鑿之意衆股
栗無敢動者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鳩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九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
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
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
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
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
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赦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
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
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必
不能人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第一着

千古快心事只是不甚快處耳

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今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諸帥皆不能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十一

入故句汝餘生汝爲我齋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縊而死、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十一

亦獲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尙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不

師曹王臯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斬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縊而死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十一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必用其言尙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亦文

嗣曹王臯討李希烈之叛成立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

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陳仙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僊奇密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遏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十一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畱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合防秋之衆

渾瑊與吐蕃和及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

似是非此等言是也

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耻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賂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尙、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十三

庸人入
虜奔干
古恨人

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侖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侖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

吳少誠遣兵掠臨穎上官浣遣大將王令忠將兵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古

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不抄

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

庸人入
虜穿干
古恨人

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

吳少誠遣兵掠臨穎上官浣遣大將王令忠將兵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四

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

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
芻糧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
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
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晟軍還、至
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晟遂城馬嶺
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俱德宗

武備志卷四十

武備志

卷四十

戰略考 唐四

武備志卷四十一

防風孝元儀輯

戰略考

唐五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一

非特巧於說也實中肯

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耻且怒乎、既耻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障遺魏

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便覺蘇
張之繁
緩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二一

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束鹿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

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入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三一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曷日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陞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大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救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不過數月必有自効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

從古要
着只在
先後

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
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田懷諫幼弱、
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眾
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與晨入府、士卒
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與驚仆久之、起謂眾曰、汝肯
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
命、申板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
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
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四

今田與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
撫納、必待勅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
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善
樞密、使梁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
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
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卽降、白
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
與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
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與感恩流涕、士眾鼓舞、李

無此一事
計美再
成不得

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過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偏疆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廷、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關說多方、興終不聽、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

第一冷
着第一
妙着

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尙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愬遂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六一

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劊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蔡降卒，必親

天下之
道歸于
自然

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
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
能爲也祐有勇畧守輿橋柵時帥士卒割麥於張
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
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
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
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
諸軍日諜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怒誘
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
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
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
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
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
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
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知
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
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
常爲行備

恐奪其
功亦是
借語其
中妙處
不言也

此豈可
謂權譎
乎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八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堰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

返。施。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
愬。不。聽。引。還。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
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
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
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
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
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
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
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糧。整。羈。勒。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九

此監軍
何獨未
去之

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
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
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奸計、時
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
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垂袍
城、城傍皆鵝鶩池、愬擊之以亂軍聲、自吳少誠拒
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
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躩其城、以先登、壯
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

門約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質之救耳、乃訪董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董質、董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一

微

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司馬無
愈大將
無度耳

此所謂
內間也

一人勝
千萬人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
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宏、正
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宏
正爲之請、上許之、宏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
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
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
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
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
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
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
矣、遂專意歸朝廷、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一

上欲移劉悟他鎮、怒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
宏正察之、宏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爲、悟得
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
其勢、宏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密表以聞、上乃以
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
而宏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聞風動

不特政
體亦是
權略

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宏
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宏
正曰、今爲暴者旣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
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俱憲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
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
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
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
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三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
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
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
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此、兵盡歸、
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
身、望人責一狀、畱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
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障、積
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文宗

處於昏
昧之世
不得不
然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妙在這
一問

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
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
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
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軍使張仲武起
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
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
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
矣、李德裕問仲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
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三十一

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
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
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
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
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
納亡命、繕完兵械、及病、與慕容張谷等謀效河北
諸鎮、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稹秘不
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歷年樣爲之、不出百

日旌節至矣、於是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翰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六

擅付監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宏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

末句字
直千金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宏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宏敬得詔，悚息聽命。使者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爲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勅命，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宏敬爲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五

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載，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卽下詔討之。元逵卽日出師，元逵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

此豈拘
儒所可
談

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宏敬猶未出師
元逵密表宏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
軍聲頗振王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宏敬以河
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
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宏敬必懼
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宏敬倉皇出師拔肥鄉
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宏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
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

武備志

卷四十一

戰略考 唐五

十一

非集思
廣益何
能克濟
大事

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
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
合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
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
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
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
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洛州以積
數誅大將疑懼召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
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榷事成卽除

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調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迫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俱武宗。

